



□ 赵安华

英子她们又来信了。这一次，给我通报了一个大大的喜讯，她们村如期脱贫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血一下沸腾起来，高兴得无以言表。党的精准扶贫决策，让这个大别山深处，河南、湖北交界的小山村人祖祖辈辈的梦想，如今终于变成了现实。“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重承诺，又一次得以印证。

说起我和这个小山村及这些孩子们的缘分，还要回到20多年前。那是一个杜鹃花盛开的5月，我接到了随部队赴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拉练采访的任务，甬提有多么兴奋！大别山是我一直向往的革命老区，当年血雨腥风，无数的先烈把生命奉献给了这片红土地，如今他们静静地躺在每一条山脉上。那里，一座座山峦，一棵棵松柏，一尊尊雕像，一段段故事，始终在牵动着我的心，我一直有个心愿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丰碑无语，热血铸就。多少年的敬仰，多少年的夙愿，很快成为现实，我的心早已飞了过去。

天色朦朦胧胧，小雨淅淅沥沥，晕晕乎乎中，我听到有人在喊“下车——”

揉了揉惺忪的眼睛，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定格在我面前的一切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杂乱无序的村庄，低矮潮湿又破旧的民舍被烟熏得漆黑，道路满是泥泞，家禽四处乱窜，满目疮痍，一片凄凉，仿佛把我带到了半个世纪以前，这景象只能在过去的黑白老影片里才能见到。指挥员宣布，这里是我们这次拉练驻扎的“大本营”，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

更让我难以想象的是，那些穿着破烂、满脸污垢，拖着眼泪鼻涕的孩子们像个小尾巴一样，一个个用两只明亮的眼睛，好像是看到了“天外来仙”，一直好奇地盯着我们。第一次野炊时，这群孩子团团地围住我们，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们的碗，战士们见状，手中的筷子顿时都僵在了半空中，没有一个人好意思再往嘴里挟送

饭菜，不约而同地把饭碗送给了孩子们。

从孩子们的目光中，我渐渐地读懂了他们的那份纯真，那份好奇，那份渴望。从最初的不理解，慢慢地接受他们，我有意走到唯一一位身上没有补丁，衣服与她身材完全不相符的

小女孩身边，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穿大人的衣服，不穿自己的？”她羞答答告诉我，她叫英子，并回答：“这是我们家最好的一件衣服，前年解放军叔叔来这里留下的，爸爸和妈妈都舍不得穿，给了我，今天知道叔叔你们来我才穿的。”看着孩子认真自豪的样子，我心里竟是说不出的滋味。

突袭、伏击，打遭遇战，一切按部队野营拉练的计划进行着。上坡、下坡，长途奔袭，不知翻越了多少座山。我随尖刀班走在大部队最前边，一直在打“运动战”，几天下来，双腿只能机械地移动着向前向前，偶尔抬头，看见一条条绵延的山脉，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头，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尽情绽放。这么美丽的景色没有心思欣赏，不是因为拉练的艰辛，而是乡亲们的生活状况一直挂在心头让我少了兴致。山村景象，孩子们的形象，心绪越想越乱，一个大大的问号始终在脑中一刻也挥之不去，改革开放10多年了，我仰慕已久的大别山的杜鹃花依然开得这样鲜红，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还是这个样子？！

先前的激动和喜悦，被这些天的所见所闻而困惑，我也不知道拉练进行了多少个课目，只是觉得双脚上的水泡越来越多。军医开始忙了起来，训练间隙用山上的马尾松当针给战士们刺泡放水，不时听到刺心裂肝的喊叫，我脚上的水泡也在一层层的叠加，老的水泡还没有完全结痂，在原处又生起了新的水泡。军医建议不要抽去松针，这样脚才不会发炎。所有战士又不能因为脚上起泡就不参加训练，每个人只有咬着牙忍受住疼痛，让脚上起泡的地方再

生成老茧来减少痛苦。

几天下来，战士们身体都到了极限。那天上午，长途奔袭，警报排除后，指挥员命令队伍休整一会儿，汗水沿着战士们热腾腾的脑袋往下流淌，湿透了衣背，怕息了气，谁都不敢坐下来，只能站立着眯上双眼，趁机会补上几分钟的觉，解一解乏。身心俱疲的我，取下水壶想给自己补点水，摇了摇，发现空了。正在无奈的时刻，那位叫英子的小女孩，一手拿着束杜鹃花，一手端着一碗满满的水，叫着“叔叔，你辛苦了，请喝点水吧！”我眼睛突然一黑，正要失去知觉的时候，曾经见过的那十多个孩子一齐冲了上来，簇拥着用他们小小的胸膛把我紧紧地抱在他们的怀里。见我没事，他们又抬着清水，忙个不停，走向一个个战士们的跟前，此起彼伏地喊着“叔叔们，快补水吧”。

原来，几天来孩子们一直跟在我们的部队后面，做着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一样，“锣鼓一敲，老少都上，前方打仗，后方帮忙”。面对孩子们送上的桶桶清泉，我的视线模糊了，走到他们身边，不由自主地把他们拥进我的怀中。孩子们是那么可爱、真诚，和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值得尊敬，他们用行动教育了我，他们身上传承的老区人民那种特有的精神感化了我，一下子为连日来对老区人民的误解而惭愧，后悔曾在心里抱怨老区又穷又乱，孩子们又脏又邋遢，忽然觉得自己好狭隘、渺小。我的心被孩子们的热情释然了。面对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可以随手采摘，可我手里孩子们送的这一束，让我有说不尽的感动。它是那么鲜艳，那么自然，那么朴素！

瞬间，我的眼前的天是红的，地是红的，甚至抓一把泥土，都能够挤出黏稠的血，这是革命精神传承的血脉。我这是被大别山的水滋润、风唤醒、孩子们的情而感染。我爱大别山，如今又爱上了这些孩子们。要离开这里，才觉得多么依恋这片土地，

多么热爱和难舍这群孩子，暗自下决心一定为他们做点什么。

离开前，我将这些孩子召集到了一起，勉励他们要好好读书，多学知识，学到真本事，将来回报家乡，建设家乡。虽然孩子们似懂非懂，我相信他们都听进去了。

当我背起行囊走出大别山的时候，泪眼朦胧中，看到远处山中孩子们手中的那一束束杜鹃花在不停地挥动……

之后多年，我一直和这些孩子们保持着联系，只要他们在学习上需要什么，我都会无条件地满足他们。孩子们长大了，也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做一些收集农村致富信息、技术咨询等方面的事情。十几个孩子中只有几个走出了大山，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外出打工，大部分仍然留在自己的家乡，为改变家乡的面貌作贡献。这些年，那里的一点变化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知道，2013年，他们来信告诉我，为响应中央精准扶贫政策，在省市县的帮助下，他们那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5年前，村里派来“第一书记”，一方面送资金，帮助村里大力开发乡村旅游业，家家户户修起了楼房，乡村环境大大改善，村子里开了不少民宿。另一方面送技术，育人才，帮助培养村里的年轻人，为村里留下一支振兴乡村产业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现如今，大别山那一束束杜鹃花开得更加艳丽，更加灿烂！



□ 董大伟

百年礼赞

你心怀家国 应运而生
你风雨兼程 砥砺前行
多少次危局 都化险为夷
再大的困境 从来坚定不移
啊……这就是你
为了民族的复兴
经历几多风霜苦难
百年沧桑 沧桑百年
中华儿女迎来了新的希望
百年辉煌 辉煌百年
神州大地闪耀着春的阳光
你情系苍生 初心不改
你历久弥坚 使命在肩
多少次挫折 都迎刃而解
再大的挑战 总是前仆后继
啊……这就是你
为了人民的幸福
书写锦绣华章不断
百年沧桑 沧桑百年
中华儿女迎来了新的希望
百年辉煌 辉煌百年
神州大地闪耀着春的阳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编辑〕

济南的泉与城

□ 鞠浩

济南依泉而建、伴泉而生、因泉而名，泉水是济南的灵魂。“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山泉湖河城”浑然一体的独特自然禀赋，让济南成为一个天然的聚宝盆，而泉水则是这个聚宝盆中最深厚的养、最优美的弧线。

济南的泉，密如繁星，数不胜数，仅城区内就有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四大泉群，800多处天然泉水如同珍珠撒，整个城如同泡在泉水里；济南的泉，形态各异，摇曳多姿，既有黑虎泉的虎啸龙吟，又有金钱泉的浅吟低唱，既有趵突泉的“轻柔天下第一”，也有芙蓉泉的“隐

于街巷”，既有婉约之美，也有豪放壮烈之志，正如最具代表性的“济南二安”——李清照和辛弃疾，“误入藕花深处”的唯美与“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交相辉映，织就了响彻历史的和声与共鸣。

泉水，记载着济南悠久绵长的发展历史。关于济南泉水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甲骨文“冻”字，描述的就是现在的济南趵突泉。《春秋·桓公十八年》记载，“公会齐侯于冻”，记述了当时鲁桓公与齐襄公在冻水相会之事。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诗经·大东》中就记载有谭国（现济南章丘）“有冽泉泉，无浸获薪”的诗句，描述了当时济南因泉水众多，先民连储放木柴的地方都没有，细读诗句使人感受到泉水之盛涌清冽。从魏晋开始乃至汉唐，随着济南政治地位的提高，泉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相关文字记载中，以泉水为主题的秀美园林景观赢得了当时文人墨客的倾心赞颂，并成为当时济南城的城市标志。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这样描述趵突泉的景色：“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这是关于济南泉水最早的水文定性资料，更是对当时济南泉景风光的生动描述与赞美。北宋曾巩的《郡斋即事二首其一》有“绕舍泉声不受尘”的诗句，并首次称泺水之源为“趵突”，这一名称沿用至今。元代地理学家于钦赞美道：“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盖他郡有泉一二数、此独以百计。”金代时期，济南还最早出现了品评名泉活动，有《名泉



碑》面世，对众多的泉水进行人文审美，并筛选出了“七十二名泉”，此后济南才真正有了“七十二泉”之说。清中期，康熙、乾隆南巡多次来济南，康熙曾亲笔题封“漱湍”二字，用以形容泉水的形态，乾隆更是为趵突泉御笔题封“天下第一泉”。

泉水，塑造了济南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古人择居立邑，必以靠山临水为首选。作为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具特色的自然资源，在数千年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社会交织积淀过程中，泉水对济南城市的孕育、择址和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富有泉水特色的济南城市风貌。先民在建济南城的时候，就充分利用了当时的资源，做到了“三防”：以大明湖为城内预留的散水池，防止水患；城内泉池四布，水源众多，防止火患；济南古城是中国最坚固的古城之一，城墙采山石而建，城防坚固，利于防乱。展开今天

济南的城市地图，仍然能够清晰看到近代以来城市格局的脉络。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历山之下、泺水之滨修筑了历下城。汉代在历下城的基础上，设置历城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济南历经多个朝代的变迁，由一个狭小的城邑不断延展、突破，成为今天的现代化大城市。从其演变的特点来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泉水与城市生活相互交融、泉水与城市建设紧密相连、泉水与城市园林建设相互交织的城市发展格局。毫不夸张地说，济南的发展史就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对他们赖以生存的泉水进行规划和利用的历史。直到今天，济南以泉水命名的街巷仍有30多处，乡镇、村庄80多处，体现的是泉、城、人的完美统一，是自然与人文融合的见证，正所谓“水生民，民生文，文生万象，泉生济南”。

泉水，孕育了济南“城即园林”的城市风格。站在千佛山北望，“齐烟

九点”点缀城内，“七十二名泉”星罗棋布，中国第一泉水湖大明湖，宛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城市的中央；蜿蜒黄河穿城而过，70多条河流纵横交错，整个城市就是一幅《鹊华秋色图》。泉水不仅为济南带来了润泽，更弥补了北方干旱的气候，使得山水之间透露出江南的灵动柔美景色，也使得济南的自然景观更加秀美怡人。济南的泉水不仅存在于公园、园林和其他一些公共场所，更隐藏在街巷深处，流淌在百姓的庭院里。刘鹗《老残游记》中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老舍的“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等，都是对济南“城即园林”这一独特城市风格的诗情画意的描述。园林因为有了泉水，更加富有灵性，泉水构成了这些园林景观的核心要素与灵魂。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访济南，他在游记中写道：“这个地方四周都是花园，围绕着美丽的丛林和丰茂的果园，真是居住的胜地。”90多年前，印度著名的大诗人泰戈尔游历济南后，也写下了让无数人心向往之的诗句，“我怀念满城的泉池，他们在光芒下大声地说着光芒”。

泉水，积淀了济南醇厚多姿的人文之美。在济南，凡有知名泉水之处，必有名人游踪遗迹。大舜，被称作济南名士第一人，“舜耕于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传说中的历山就是济南的千佛山，山下的那条路至今仍叫舜耕路。战国神医扁鹊、唐朝名相房玄龄、一

代名将秦琼等诸多名人，都是地地道的济南人；苏轼、蒲松龄、季羡林等名人，都先后在济南生活、游历或求学为官。唐代，李白、杜甫、高适曾相伴同游泉城，陆续写下赞美泉城美景的诗句，杜甫更是留下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佳句。清人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载，“济南固多名士，流寓亦盛”。

泉水，铸就了济南大气昂扬的城市气质。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用8个字精到地点出了济南泉的特点，“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济南的泉，大胆创新、永不停歇，每一滴泉水都是新鲜的，每一股涓流都有着向上的冲劲、闯劲、韧劲，一如济南人的豁达自信；济南的泉，纳百川之水，容天地之精，以大胸襟、大气度接纳雨露霜雪，以大容量、大开放汇聚力量源泉，一如济南人的宽厚包容；济南的泉，恒雨不涨，久旱不涸，无论春夏秋冬，都保持着16℃左右的恒温，一如济南人的坚韧不拔；济南的泉，因势而动，寻机而涌，机敏之中彰显执着，灵动之下孕育澎湃，一如济南人的明睿聪慧……宽厚、平和、坚韧、灵秀的泉水，已经深深融入济南人的血脉。

泉与城的完美融合、相生相长，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济南泉水淙淙细流历经千年不绝，进入新时代，新济南沐泉重生，古老与现代相映，历史与未来交融，汨汨清泉正让古城换新颜，续写新的泉与城的故事。

（作者系济南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